

讀通鑑論

乾

二世

後漢
更始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終

哀帝

平帝

王莽

惠帝

文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齊論譜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一十

續通鑑論目錄

第一卷

秦始皇

第二卷

漢高帝

第三卷

景帝

第四卷

昭帝

第五卷

成帝

第六卷

後漢更始

第七卷

明帝

第八卷

後漢順帝

第九卷

獻帝

第十卷

三國

高宗

第二十二卷

睿宗

第二十三卷

肅宗

第二十四卷

德宗

第二十五卷

順宗

第二十六卷

穆宗

第二十七卷

懿宗

第二十八卷

五代

第二十九卷

五代中

第三十卷

五代下

第十一卷

晉 泰始元年起

第十二卷

惠帝

第十三卷

東晉元帝

第十四卷

哀帝

第十五卷

宋武帝

第十六卷

齊高帝

第十七卷

梁武帝

第十八卷

陳高祖

第十九卷

隋文帝

第二十卷

唐高祖

第二十一卷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為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為而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為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為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疆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為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為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為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選舉之不慎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運之數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為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擢之以君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為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聖人未可為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為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為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為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穀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為。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為無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

道以自安慎交以遠物存黃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奚不可殺而安用卜為莊周懲亂世而欲為散不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握粟憂深而逃羿穀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刃宋則德昭不令其終汙乎建文之變而憚允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弭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一而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託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為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二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矣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而遠居尊以為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然易見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志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進矣陳嬰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謂大浸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陳餘自矜儒者而不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塗絕諫爭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盡古今聖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當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謀天下而天下并矣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忌斯之心其固以為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即始皇之驕悍能受此言而不謹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為戒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夫死亦何不可畏而亦何必於失也前所以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其術退所以自置者無其方則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無必死之塗而亦無可幾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圖度於正迨其後失有形死有機雖欲不為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歎肺肝先已自裂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辨於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眾怒之不可犯眾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為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夢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

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諛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諍爭絕桎梏脫則雖日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驕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遠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為兩得之術哉任法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沈湎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士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復其康逸也賢者且然況令狐綯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為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覩然而汗下與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為從民望而已臣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有楚懷王念此至

悉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奪上將軍之權以授宋義義適逼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譬於安陽而項羽斬之非憤其救趙之遲憤其奪己之速義之壁安陽而不進也非欲乘秦趙之敝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為懷王樹外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愕然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

羽孤為偏裨於宋義旌牙之下為懷王謀項者之計得矣而抑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軍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間楚耳不然雖沛公且無以自持況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之非獨以名為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說董公編素之謀不足與於興亡久矣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成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刺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

侯豈能免於刀俎而况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齏粉也然而必弒胡亥以徵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孰於計者未有謂為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為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袂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提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降其阱中者鮮矣

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有櫟陽連斬獄掾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掾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禦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掾史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問皆以密吏重有以蔽之也設大辟於此設薄刑於彼細極於牛毛而東西可以相覓見知故縱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姦閭位之主竊非分而寤寢不安藉是以籍天下而為天下之所籍固其宜也受天命正萬邦德足以威而無疚媿者勿效爾為也寬斯嚴簡斯定吞舟漏網而不敢再觸梁苟何也法定於一王而獄吏無能移也

衛陽王夫之議

漢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然守之以為固而官天下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虛橋鉅臺之愚後世開初之英君皆席以為常而賂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奢人汗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從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為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道而大都之藏革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貨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為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入秦宮而有豔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為富家翁邪英達之君而見不及會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天子而斥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周有大賚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履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請尚知懲乎

韓信數項羽之失曰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敵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為將而不與聞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終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賞亦豈必其足榮哉榮以其難得而已人主輕之天下獵之人主重之天下榮之宋藝祖許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則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於必得之不足敵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靳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漢高天下既定之後侈於封矣反者數起武帝奪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敵人思為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為管蔡之親不相保而况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為天子君臣相質而期報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抑信之為此言也欲以脅高帝而市之也故齊地甫定即請王齊信之懷來見矣挾市心以市主且窺見其心貨已讎而有餘怨雲夢之俘未央之斬伏於請王齊之日而幾動於登壇之數語乃械發於志欲之妄動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為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語况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秦居盛之道得之矣美必踐姑

許之言而黎天之景命哉若夫項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說不如陳平之言之允也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
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瑣瑣姻亞踞膺仕持大權而士惡得不蔽雖然亦有繇爾羽以
詐興者也事懷王而弑之屬宋義而戕之漢高入關而抑之田榮之眾來附而斬艾掠奪之積悖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伎
己輕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亦唯是兄弟姻黨之足恃為援則使輕予人以權己且為懷王己且為宋義惴
惴慄慄戈戟交於夢寐抑惡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無救也為漢王之腹心者項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劉者呂馬童
也其故人也從之於大敗之餘者三十餘騎而兄弟姻亞不與馬懷應求援而終以孤立非利印不與者甚己而賊之其親戚
之叛已久矣不疚於天則天無不祐不愧於人則人皆可馭正義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廣居無所偏黨而賞罰可以致慎
而無所徇得失之幾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親賢行誘餌賤名器以徇游士貪夫之競躁固項羽之所不屑為者也名義
云者因名以立義為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義矣為之名以使之顧而思抑且欲其顧而思而不但名也况君子之以立
民極而大白於天下者哉謂董公說高帝為義帝發喪為漢之所以興者幸天下後世而趨於偽必此言夫忠孝非人所得而
勸也如其勸之動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定而後有事事立而後有禮禮行而後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為之名而忠孝
者不欲自居高帝無哀義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敗幾死幾亡而編素之名不能為之救則塗飾耳目以故主復
誰之名無當於漢之興明矣雖然以此正項籍之罪使天下恥戴之為君長也則有餘何也籍者羊氏之世臣也援立義帝者
項梁之以令諸侯者也劉氏世不臣於楚其屈而君懷王也項氏制之耳高帝初無君懷王之心則可不哀懷王之死為天下
而討弑君之賊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責者也故發喪之後高帝亦終不挾此以令天下而數羽之罪不嫌以背約不王己
於秦為首則董公之說亦權用之一時而高帝亦終不以信諸心嗚呼貌為君子者日言心而以名為心日言義而以名為義
告子惡得不以義為外而欲戕賊之乎秦滅六國互相噬而彊者勝耳若其罪莫甚於珍周楚幸不亡於秦而楚且為秦非其
世臣非其遺胄抑何必戴楚以為君戴楚者項氏之私義也漢亦何用引項氏之義以為己義乎此義不明但有名而即附諸
義焉李嗣源夷裔也名為唐而唐之季昇不知其為誰氏之子也名為唐而又唐之有名而無義名為義而義不生於心論史
者之亂義久矣中國立極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獨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豈但以名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唯貪功之人乎酈生說下齊齊已受命而漢東北之慮紓項羽右臂之援絕矣繇布盜也一從漢背楚而終不可叛况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於漢也亡疑乃韓信一啟貪功之心從蒯徹之說疾擊已降而酈生烹愆下之軍蹀血盈野諸田卒以殄其宗慘矣哉貪功之念發於隱微而血已漂鹵也龍且亦猶是也軍於高密客說以深壁勿戰令齊王招散民反漢而歸已漢客兵不容於久留而必潰敗以全三軍莫楚勢而保齊豈不賢於浪戰以死亡乎且則曰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雖其後勝敗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齊而齊民駢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濰水涌流楚軍大覆田氏不救舉人之宗社人民存亡存死之大而不滿役人之谿壑毒螫人而遠黨亦死信幸破齊以自請王齊而未央之誅已伏於此且亦以其心斃於濰水之上然則貪功而毒人亦自讎其項領而速之斷也悲哉愚不可殤已李左車下全燕而燕不叛隨何收九江而黥布無疑善用者亦何利有貪功之人以賊天下而多其覺哉漢雖有齊而力已疲楚覆救齊之兵而項王大懼使人不黜而能定天下未之有也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颺去哉此漢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審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聽榮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為無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終為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己無疑無怨何所靳而生其忤甚乎假令奪信軍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以防之項王一印之利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予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敗以剛用之而速亡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即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甯矣大敵已平信且擁彊兵也何為故無所挾以為名而抗不聽命既奪之後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莫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從蒯徹之言與漢為難者項未亡也參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徹狂惑之計耳昔者韓嘗以此持天下之縱橫然吞於秦而不救其覆軌矣信反於齊則張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為天下蠢賊信知其不可而拒徹計之深也項王滅漢王倦歸於關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徹之說信豈頂更忘哉下莊子小死大斃一舉而兩得之術俟時而發發不旋踵矣其曰不忍背漢者姑以謝徹耳削王而侯國小而無兵尚欲

因陳豨以發難攤三齊之勁旅西嚮而虎視尚誰忌哉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也類此而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懷德之儔也割地而王據屢勝之兵非陳橋攤戴之主也故宋祖懲羹吹齋而自弱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迹同而事異其權不在形迹之間也

漢王初即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此之謂大畧二子者非有功於滅項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為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謂大公楚漢爭於北而南方無事久於安則亂易起立王以鎮撫之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以項羽宰天下不公為罪而討之反其道而首錄不顯之績此之謂不遐遺得尚於中行若此者內斷之心非留侯所得與况蕭何陳平之小智乎童周天下者事出於人所不慮若迂遠而實協於人心此之謂不測

秦項已滅兵罷歸家何其罷歸之易而歸以即乎安古者兵皆出於農無無家者也罷斯歸矣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不戰其地不擾其人無閭井之怨歸斯安矣後世召募失業之民欲歸而無所歸則戰爭初息而遣歸之也難善師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則漢抑有民相聚山澤不書名數者復其故爵田宅教訓而優恤之之詔是可為後世師者也無所侵傷於民而禁其仇殺非有官爵田里而為之授以隙地寬假以徭役而命為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餘之卒熟計而安存之爰患亡術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為之所圖不廢農不困兵有所歸下令於流水之源而條委就理不謂之有大畧也得乎

以大義服天下者以誠而已矣未聞其以術也秦義為術而義始賊義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為之以標其名天下乃以義為拂人之心而不和順於理夫高帝嘗窘迫之時豈果以丁公為可殺而必殺之哉當誅丁公之日又豈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為德哉欲懲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其生我之思且置然曰是天下之公義也則借義以為利而吾心之惻隱亡矣夫義有天下之大義焉有吾心之精義焉精者純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為德威刑賞而不雜以利者也使天下知為臣不忠者之必誅而畏即於刑乃使吾心違其恩怨之本懷矯焉自誣以收其利然則義為賊仁之斧而利之圍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勸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廢而勿可用也斬之則導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隨其後則君父罔極之恩孰不可忘也嗚呼此三代以下以義為名為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患也

留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溫公曰明哲保身于房有焉未足以盡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為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為韓之心無疑於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於雄猜天下之前且曰願奪人間事從赤松

子遊視漢之爵祿為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白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德信之必夷越之必醜而履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始終不悞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為佞也曹操之甚毒也徐庶懷先主之知終始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况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謝靈運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孰聽之哉

中國夷狄之禍自冒頓始冒頓之闖入句注保太原自韓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韓之故封而徙於太原其欲甘心於漢久矣請都馬邑近塞而易與胡通數使之胡求和陽為漢和而陰自為降地畜不逞以假手於冒頓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非韓信則冒頓不逞非石敬瑭則邪律氏不橫求如郭子儀與吐蕃回紇有香火緣而無貳心者今古無兩人然則以狡馬不逞之彊帥置之邊徼未有不決隄焚林以殘劉內地者也飢鷹獠犬不畜之樊園而軼之颺飛要走之地冀免禍於目前而首禍於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魯兩生責叔孫通興禮樂於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之時非也將以為休息養生而後興禮樂焉則抑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邪說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者禮之幹也禮者信之資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國唯此大禮之序大樂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傷者何以必恤此敬愛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順愛焉而和有必泱動之於無形聲之微而發起其莊肅樂易之情則民知非苟於得生者之可以生苟於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親不相背棄而後養生養以遂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然則立國之始所以順民之氣而勸之休養者非禮樂何以哉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潤也今使種樹者曰待枝葉之榮而後培其本根豈有能榮枝葉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駕甫脫而息貫革之射修禋祀之典成象舞之樂受命已未制作未備而周公成其德不曰哉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秦之苛嚴漢初之簡畧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舉其大綱以風起於崩壞之餘亦何遽不可而非直無不可也非是則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頽靡而之於泯亡矣唯叔孫通之事十主而面諛者未可語此耳則苟且以背於禮樂之大原遂終古而不與於三王之盛使兩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精意舉大綱以與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後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聽目前之滅裂將百年以內人心不靖風化未起汲汲於生養元葬之圖則德色父而碎語姑亦誰與震動容與其天良而使無

背死不葬捐傷不恤也哉衛輒之立亂已極矣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務本教也漢初亂雖始定高帝非輒比也輒可興而謂高帝不可兩生者非聖人之徒與何其與孔子之言相刺謬也於是而兩生之所謂禮樂者可知矣謂其文也非其實也大寧至和之實不可一日絕於天壤而天地之產中和之應以瑞相祐答者則有待以備乎文章聲容之盛未之逮耳然草創者不爽其大綱而後起者可藉又奚必人之嫻於習而物之給於用邪故兩生者非不知權也不知本也

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嘗非人情也游士之屢集於公卿之門非其必能貴之也蔬果之饋集於千金之室非其能富之也釋老之宮飾金碧而奏笙鐘媚者匍伏以請命非必服膺於其教也莊麗動之耳愚民以其崇觀心折魂焚而戢其異志抑何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懷異耳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見民情之所自戰而納之於信順已奏九成於圓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廟於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兩觀以縣法因以使之知治營

靈臺以候氣因以使之知時立兩階於九級因以使之知讓即其歌動之心迪之於至德之域視之有以耀其目聽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運之選之有以詒其安然後人知大美之集集於仁義禮樂之中退而有以自慚非權以誘天下也至德之樂觀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賢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聲容壯麗之威至矣哉而特不知何者徒以宮室相誇而已不責何之弗修禮樂以崇德威而責其弗儉徒以儉也儉於欲亦儉於德蕭道成之鄙吝遂可與大禹並稱乎

國無貴人民不足以興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責於國而國愈偷賈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而制其貴之擅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高帝初定天下禁賈人衣錦綺操兵乘馬可謂知政本矣嗚呼賈人者暴君汙吏所亟進而寵之者也暴君非賈人無以供其聲色之玩汙吏非賈人無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顏色而聽其輝煌復何忌哉賈人之富也貧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則用財也輕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貧懦以矜夸而國安得不貧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長民間而習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氣蘇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飾如賈生所譏則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晝敬之小智足以動人主而其禍天下也烈矣逮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以為彊本而弱末也遣女嫁匈奴生子必為太子諭以禮節無敢抗禮而漸以稱臣以為用夏而變夷似也眩於一時之利害者無不動也乃姑弗與言達生民之性就其說以折之敬之說惡足以逞哉富豪大族之所以彊者因其地也諸田非勃海魚鹽之利不足以彊屈昭景非雲夢澤藪之資

不足以彊世家非姻亞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屬不足以彊棄其田里違其宗黨奪其所便拂其所習羈旅寓食於

關中土著之間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氣皎沮畏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諒矣哉畏人者尚能自彊以為國彊邪固不如休息餘民而生聚之也故貧民尚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可使彊也豪傑大族摧折凋殘而日以衰聚失業怨咨之民於羣數之下弱則靡而悍則戇豈有幸乎而當時之為虐甚矣匈奴之有餘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習然也性受其所生之氣習成於幼弱之時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為辱夷且往來於內地而內地之女子婦於胡者多矣胡雜母之氣而狎其言語驪戾如其文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餘故劉淵石勒高歡宇文黑獺之流其狡獪乃凌操懿而駕其上則禮節者徒以長其文姦之具因以屈中國而臣之也有餘而違臣中國哉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將執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親之無恥又不待辨而折者也

陳豨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請誅其守尉高帝曰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視屬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請誅正也雖然有辨寇自內發激之以反反而不覺覺而匿不以聞不為之備不亟求援則其誅勿赦也無疑寇自外發非其所激非所及覺覺而兵已厭境備而不給待援不至其宥也無疑故立法者無一成之法而斟酌以盡理斯不損於國而無憾於人陳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覺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雖然止於勿誅而已矣其人不可復用也所謂近死之心不可復陽也

叔孫通之諫易太子也曰臣願伏誅以頸血汙地烈矣哉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呂后之權足恃也留侯四皓之屬為之羽翼而詭隨者憚高帝而不敢競也通知必不死即死而猶有功何憚而不爭嗚呼以面諛事十餘主之通而犯顏骨鯁也可使如此上有明君下有賢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彊天下豈患無人材哉匪上知與下愚未有不待發而成者也

惠帝

曹參因蕭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唯其時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權於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將何為哉魯兩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唯惠帝之時言此為宜爾周公之定禮也流言未靖東郊未定商奄未殄不遑及也參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時乃欲矯篡創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則人心不甯而亂即於此起易於益之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元吉而後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風淫於上而雷迅於下其吉難矣夫飭大法正大經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質焉有

文馬立綱修紀撥亂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則者其本也緣飾以備其文章歸於允協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積也文者非一端之飾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緩者其本質也俟時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高帝之時不可待也而兩生之說非矣無以植其本則後起者無藉也而錮人心風俗於簡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雖有其志而無其徵雖有其主而無其臣故迄乎武帝僅得董仲舒之疏漏而曲學阿世之公孫宏者且進也不足以有為矣此高帝不夙兩生不出之過也惠帝曹參之時不可不因也有周之遺文六國之遺老雖有存者可與釐定蕭何之法叔孫通之禮以折衷三代昭示來茲而母后悍權姦張內難且作更張未幾而禍發於中勢將指創制顯庸為釁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為戒其弊也詩書道圯俗學苟容人心趨靡彙倫日數漸漬以益流為偷薄所必然矣嗚呼方正學死而讀書之種絕於天下則漢之猶有賈董藏縮以存古道於百一者非曹參有以養之乎故唯曹參者可以因也時也前此而為高帝當敦其質後此而為文景必致其文時也兩生傲而不出文景讓而不違違乎時違乎道矣

語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兢兢以德也非競以兵也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陽於四五而分四陰於上下陽文德也陰武功也近九五者陽而屏陰於外內文教而後不虞以戒矣漢聚勳兵於南北軍而兵積彊於天子之肘腋以是為競王室鞏邦畿戒不虞之計焉然天子豈能自將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則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為暱我而可無虞者乃呂祿掌北軍呂產掌南軍呂后死且令據兵衛宮以遂其狂逞而劉氏幾移於呂其後竇榮何進與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誅殺以脅天子者蹀血相仍即其未亂也人主之廢立國事之措置一聽命於大將軍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於其手則三公九卿持清議於法宮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處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衛四夷而聽命於帥者也近在肘腋而或擊之矣周勃倜得而威嘗武倜失而敗人主贅立於上而莫必其操縱則亦危矣唐當天寶之前無握禁兵於輦轂者故撲二張諸武如縛雞之易借曰不競然且安史犯關而旋踵以平貞元以後魚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劉季述所挾以驕而廢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豈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競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於前趙氏奪於後不出郊關而天下以移究所以禦夷裔而除盜賊者又不藉此也則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亂而已邊徼之備不修州郡之儲不宿耀武於法宮明堂之側舍德而欲以觀兵棄畧而欲以炫勇天子之服天下豈以左矛右戟遙震遐方而使龍辜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則內戚奄宦遠遠而不相及利

不足以相噬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議其後而無披以爭即有逆臣粹起以犯順亦互相牽曳而終以潰敗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順亦惟不與天下競勇而德威自振晉此道焉耳矣嗚呼聚兵於王室以廢天下於轉輸祇以召亂而弗能救亡豈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

文帝

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謂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甯矣周勃平諸呂迎立文帝而有德色非有固上行私之患也不學無術而忘其驕耳袁盎與北面事君尊卑雖殊固有同寅之義規而正之勃豈遽怙而不改稽其不改而後廷折之勃過不捨而文帝之情亦釋矣乃弗規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驕陛下謙讓臣主失德斯言出而覺急生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險矣哉帝之謙非失德也尊有功而禮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導之以猜刻此之謂不忠諒其心之無他弗與規正而行其說聞此之謂不信益之險說推刃鼂錯而奪之權於勃先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乃抑有姦不如盜者淺而躁褊迫而不知大體擊於目即騰於口貽禍臣主追悔而弗及非盜類而害與盜等故人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姦人也則親親尊賢之道其全矣乎

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君子而後有終非君子而謙未有能終者也故撓也鳴也勞也而終之以侵伐雖吉无不利而固非以君子之道終矣君子之謙誠也雖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雖聖人不能不下芻蕘以取善理之誠然者彈心於此而誠致之天下見為謙而非有謙也而後可以有終故讓誠也任亦誠也堯為天下求賢授之舜而不私丹朱與禹之授啟湯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一也皆誠也舜受於堯啟受於禹與泰伯之去句吳伯夷之逃孤竹一也皆誠也若夫據謙為柄而撓之而鳴之而勞之則姑以此謝天下而不自居於盈則早已有填壓天下之心而禍機伏而必發故他日侵伐而无不利黃老之術離誠而用偽久矣取其鳴謙之辭驗其侵伐之用心跡違初終實抑將何以自解哉故非君子未有能終其謙者也有司請建太子文帝詔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諸父昆弟之懿親宜無所施其偽者而以觀其後吳淠楚戍淮南長無一全其軀命者尺布斗粟之誼取疚於天下而不救然則詔之所云以欲禽固張之術處於謙以利用其忍亦險矣哉且夫言者機之所自動也吳楚淮南聞斯語而欲動其妄心則雖欲撲之而不得故曰火生於木而焚生火之木自生而自剋也文帝亦何利焉至於侵伐而天下亦殆矣君子立誠以修辭言其所可行行焉而無所避使天下洞見其心而鬼神學之兵革之萌銷於